

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

TRASH MOUNTAIN

再见， 不勇敢的我



【美】简·约伦 著
孟科瑜 译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

TRASH MOUNTAIN

再见，不勇敢的我



【美】简·约伦 著
孟科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5-2991

TRASH MOUNTAIN by Jane Yolen

Text copyright © 2014 by Jane Yolen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14 by Chris Monro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Dayligh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 不勇敢的我 / (美) 简·约伦著; 孟科瑜译. -- 北京: 天天出版社, 2017.1
(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

ISBN 978-7-5016-1174-4

I. ①再… II. ①简… ②孟…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8754号

责任编辑: 崔旋子

美术编辑: 邓茜

责任印制: 康远超 张璞

出版发行: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42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网址: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邮箱: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本: 880×660 1/16

印张: 10.5

版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9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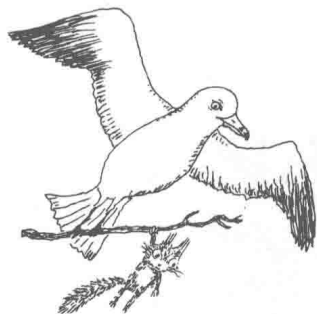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0册

ISBN 978-7-5016-1174-4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3 / 老杉树
- 15 / “友谊之爪”
- 27 / 攻击
- 41 / 走进垃圾
- 55 / 夜半哭声
- 73 / 榛子树
- 85 / 起名
- 97 / 黑夜之树
- 109 / 老鼠们的战役
- 121 / 海鸥的愤怒
- 131 / 大白盒子
- 145 / 最后的战争
- 157 / 事后



但他们并不知道灰松鼠是不是比红松鼠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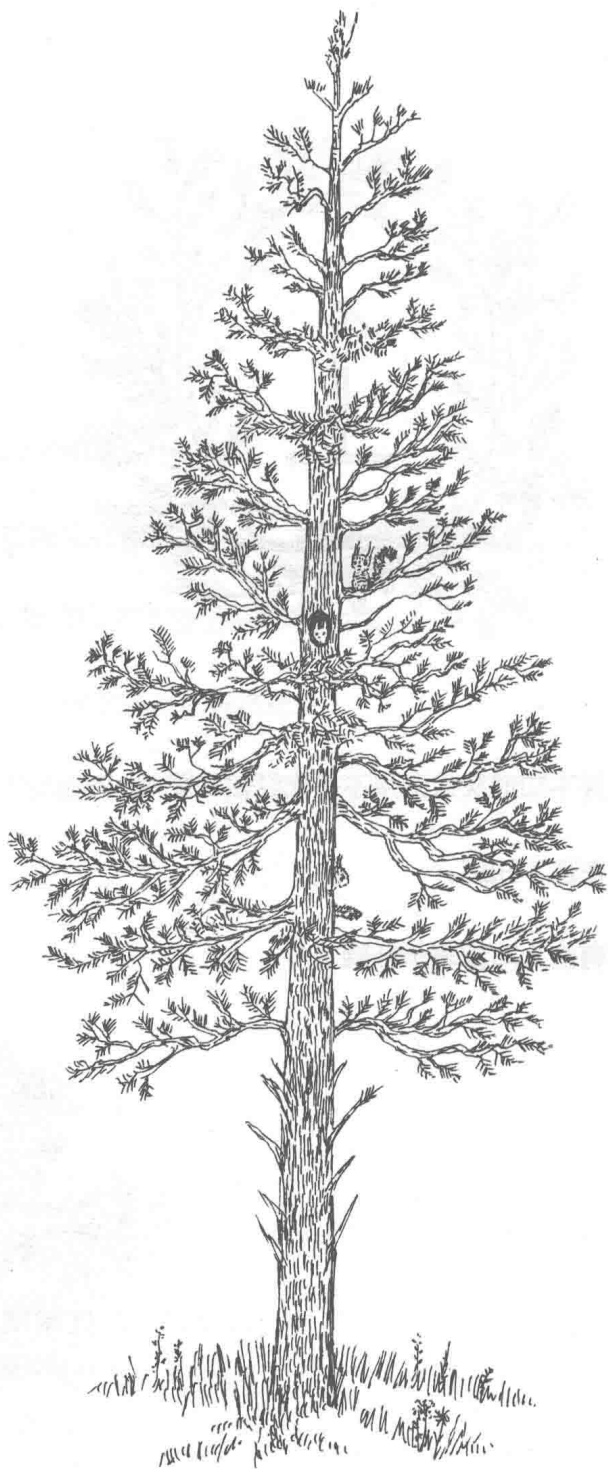
至少现在还不知道。

但我们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



红松鼠

欧洲栗鼠



老 杉 树



在农夫泰普乐的菜园后面很远的地方，有棵杉树，纳特雷和爸爸妈妈就住在黑暗的杉树里。这棵杉树年代久远，树干的一半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中段再往上一点，有一个圆圆的洞，隐藏在松针和松果后面。洞虽小，但是住着很舒服。洞里面有一张用松木、羽毛和毛皮做的床，装饰着当季的花和叶子。这些都是妈妈做的。每当季节更替，妈妈都会把旧材料取下来撕掉，然后出去搜集新材料。这些材料的作用是将洞与外界隔离，并且使洞里常年维持最佳温度，即便是在最阴暗寒冷的冬天，洞里都温暖如春，而在最明亮最炎热的夏天，洞里都凉爽无比。它就应该是这



样的，别忘了，这儿可是家。

爸爸妈妈从来没想要搬去农舍阳面的榛子树林。树林紧邻懒河，懒河从农舍门前流过，跨过21块石头，在石头桥下，溪流变得越来越细小。事实上，爸爸妈妈甚至从来没有靠近过那片榛子树林，而住在那儿对于纳特雷来说似乎更有意义，因为那儿紧邻他们最喜欢的食物——榛子，而且不用担心常在农舍附近闲逛的狐狸和猫头鹰，因为他们在那里更喜欢逮老鼠和兔子。

但无论何时纳特雷问起为什么——他时常这样问，妈妈总是摇摇头，接着爸爸解释：“那样会招来灾祸。”

“为什么呢？什么是灾祸？”在纳特雷还没有机会自己弄明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是这样问。

爸爸没有回答，相反地，他抓起松果开始找松仁，比起纳特雷的问题，他好像对松果更感兴趣。

“没关系，亲爱的，没关系。”妈妈说完背诵起来：

当心红狐狸和猫头鹰的眼，

当心带血的下巴，当心猫头鹰飞来。

接着她把湿湿的爪子伸进纳特雷的耳毛里，痒痒的，很舒服，纳特雷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这个举动成功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纳特雷再小一点的时候，总是不停地问这样的问题，而且边说边抱着他的橡子娃娃、沙沙响的草枕头，或老豆角拨浪鼓，或三个一起抱着。这些玩具能在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给他安慰。

那时，爸爸妈妈总会冲他笑笑，爱抚着他，叫他甜心、阳光、亲爱的、儿子。有时候他们也会回答他的问题，但那些话他真的听不懂。

当然，他有点被宠坏了。他是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哥哥姐姐都相继死于病毒。“两周之内全没了。”妈妈这么说时总是特别难过。所以现在父母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去年的时候，这个感觉很好，那时他还小，不会蹦蹦跳跳，不会爬上爬下，不会在阳光下奔跑，也不会爬上那个最小的树枝的弯曲部分，对不明白的事情总想一探究竟。

现在，玩具对他来说太幼稚了。娃娃、拨浪鼓和枕头被他丢在铺盖底下。只是被丢弃——而不是完全遗忘。有时睡着一翻身，



其中一个会跑到身子下面，于是——半睡半醒中——他会伸手去摸。等到几个小时后彻底清醒，发现自己抱着娃娃或枕头或拨浪鼓时，他便赶紧把它们再埋在铺盖下面，不让任何人发现。他不想表现得很幼稚，甚至对爸爸妈妈也不可以。

尤其对爸爸妈妈不可以。

但是现在，纳特雷已经长大到可以知道答案了，完整、正确、真正的答案。不仅知道，还想弄明白。毕竟，他在成长，不再是小小孩而是大孩子。他的尾巴和耳毛已经变得比较红了，时不时地还能蓬松起来。脑海里好像也总能蹦出真正的、长长的、难以解释的问题。

“我为什么不能跑到菜园那头有阳光的地方去玩？”前几天他问妈妈。“我们为什么不能摘点榛子来过冬，非要总吃老松果？”他问爸爸。

事实上，他觉得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但还不是很确定，希望能从大人嘴里听到真实、完整、真正的解释。要是他们能详尽地解释一下，事情通常就会变得明朗了。

纳特雷揉了揉耳朵，一边追着自己的尾巴，一边等着爸爸妈妈的回答。

但是爸爸妈妈只用几句简短而聪明的话就打发了他，好像已经厌烦了他，或觉得他反应迟钝。或许——这是最可怕的——好像他们已经不那么爱他了。他们确实已经不再叫他甜心、阳光，不过爸爸仍喊他儿子——但那仅限于他生气的时候。

纳特雷一直看着他们，他的眼睛又黑又亮，像湿漉漉的鹅卵石。爸爸总说应该直视说话的松鼠，所以纳特雷就照做。

“毕竟，”纳特雷继续道，“我觉得榛子比松果好吃。”说完最后一句，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他本应该只问问题，而且，别忘了，他只吃过一次榛子，还是妈妈偶然间从搜集的叶子中发现的。所以也许那并不足以证明什么，爸爸常常提醒他，一只松鼠不应该妄加猜测。

“因为灰松鼠，”妈妈说道，声音和尾巴变得紧张起来，“他们是一个不会分享的种族。”接着妈妈的尾巴开始抽动，好像在说：走开，走开！

爸爸点点头，补充道：“一个外来的种族。”他的脸部抽动了一下，好像吃了什么酸东西——一粒冻坏的松仁或者变质的种子。



外来族，纳特雷想着，脑海中不停地翻动着这个想法，就像吃果仁肉前不停地在爪子里翻动果仁一样。外来族。他高兴地抬起头直接对父亲说：“可以把我介绍给灰松鼠，或许他们会喜欢我。”但他知道，此刻他大声说出的这些，根本不是爸爸想要的。

爸爸扔掉抓着的松果，瞪了纳特雷好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连“儿子”都没叫，就转过身去剥松仁了。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赶紧告诉纳特雷，“你不会喜欢灰松鼠的。”她的尾巴扭绞在头顶，颤抖着。

纳特雷不信。灰松鼠们看起来很有趣，他们一直在相互分享。他已经观察他们好几个小时了，他们玩接球、传豆子、藏赏金游戏，甚至袭击喂鸟器游戏。最棒的是传榛子游戏，他们围成一圈，将榛子抛来抛去。有时，一只松鼠把橡子埋起来，让另一只找出来。

还有什么比那更算是分享吗？纳特雷沉思着，或许更有趣？父母看起来不太懂，所以他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懂。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温和多雨的春天变为燥热难耐而又干渴

的夏天，绿色的田野里，野花竞相开放，五彩缤纷。纳特雷远远地观察着灰松鼠，常常渴望加入他们，他的尾巴像一面旗帜般挥舞着，有时会向他们抬起一只爪子，但他们不是从来没注意到，就是在故意忽略他。

有一次，灰松鼠当中最小的一只——纳特雷听到一位妈妈叫他格朗德林——偷偷地从妈妈的肩头往纳特雷的方向看，试探性地抬起一只爪子以示回应。他好像在微笑。纳特雷还没来得及出声，冲他微笑，或做点什么，格朗德林就被妈妈拍了拍耳朵，哭叫着跑进了高高的草丛。纳特雷看到他如旗帜般的尾巴在一片荆棘旁一会儿扭绞一会儿松开，发出求救信号。待最后镇静下来，格朗德林离开荆棘的庇护，没有左顾右盼，尤其没有往纳特雷所在的杉树方向张望。他再也没有跟纳特雷有眼神交流。

“为什么？”纳特雷问了一遍又一遍，他的问题变得跟爸爸妈妈的答案一样简短，“为什么？”

然而爸爸妈妈变得更加厌烦回答问题，他们一起停下来，耸耸肩膀或简单地说一句：“你自己去弄明白吧，纳特雷。”

他试过了，确实试过了。

他将自己观察到的一切都在脑子里列出来，其中一个清单是



这样的：

灰松鼠吃榛子。

灰松鼠会把其他榛子埋起来。

灰松鼠望向天空说：“吱吱！可能要下雪了。”（天仍是夏天，天空的颜色要是没有变得比他们自己的背还要灰，是不会下雪的。他们一定知道这点。）

灰松鼠挖榛子。

灰松鼠吃榛子。

灰松鼠靠着最粗的树扔橡子。

他想象着展开一个个营救格朗德林的小场面。一次是从一只猫的爪下，它长着那么多牙，以至于在他的假想中，自己都不敢靠近去数数那到底是多少颗。另一个场景是，一只狐狸悄悄地从高大的草丛中接近格朗德林，他正在农夫泰普乐的向日葵圃中津津有味地吃着掉落在地上的葵花子，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只有纳特雷看到这一切，他发疯似的嘶吼，格朗德林才得以脱险。第三次——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次——他跳起来，从一只安静的食肉猫头鹰手里，把拼命叫喊的格朗德林抢回来。每个假想的场景过后，红松鼠和灰松鼠就会变成最好的朋友，纳特雷和爸爸妈妈搬

到了榛子树林，与灰松鼠比邻而居，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纳特雷喜欢给自己讲这些小故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时时刻刻都能想起，直到几乎变成真实记忆。但是，他深深地知道，自己还没有那么英勇，从来没有救过任何人。事实是，他仅仅是一只红松鼠，一只小小的红松鼠。

夏天一天天过去了，艳丽的花朵开始凋零，纳特雷的耳毛和尾巴上的毛也开始脱落。虽然枯萎了，他想，花儿依旧是花儿。他想不出如何解释为什么灰松鼠和红松鼠不能成为朋友，至少没有解释得通的理由。于是他决定只是简单地向格朗德林和他的家族伸出“友谊之爪”，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他内心深处认为，根本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是，他大错特错了。

你应该知道：

外来的品种——

也叫异族、引进品种或舶来品——

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动植物。

通常是通过人类，

有时是通过自然手段，





如风、洪水或单纯的发展扩张，

被有意或无意地带到一个新地方。

有时这些外来品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

有时会传播疾病或灾害。

父亲害怕灰松鼠是对的。